Vol. 57 No. 6 Nov. ,2017

□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

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变迁的影响机制及内在逻辑

丁惠平

[摘 要]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而言,国家与社会关系无疑是最为根本的形塑机制。但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系列新机制开始兴起,使得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行动机制乃至精神气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机制便是其中之荦荦大端者。在它们特殊的作用机理下,社会组织生发出更为多样化的形态,发挥了更为多元化的功能,承载了更为重要的时代使命,也因此焕发出更旺盛的生命力,并凭借结构性力量的提升在与国家的互动中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

[关键词] 社会组织; 市场化; 全球化; 网络化; 国家与社会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4CSH075)

[收稿日期] 2017-08-11

[DOI] 10. 15939/j. jujsse. 2017. 06. sh2

[作者简介] 丁惠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南京 210004)

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而言,两千年的内向、静态发展所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特征从根本上锻造了它的结构形态、行动机制及精神气质。孔飞力曾言 "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1] 无疑,植根于国家内部的、给定的历史条件及相应的智识资源形塑了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总体特征,进而主导了社会组织的当代发展。自进入21 世纪以来,一系列新机制开始兴起,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机制便是其中之荦荦大端者,这些来自于外部的力量对社会组织的当代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它们特殊的作用机理下,社会组织生发出更为多样化的形态,发挥了更为多元化的功能,承载了更为重要的时代使命,也因此焕发出更旺盛的生命力,并凭借结构性力量的提升在与国家的互动中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事实上,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样态正是源于这种 "外部撞击和内部有效整合"[2] 的双重机制之统一。

客观而言,市场化机制、全球化机制以及网络化机制均非发轫于中国,也并非源于国家的有意建构,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被裹挟、模仿然后逐步内化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及其后果从根本上构成了对于"国家与社会"这一内生力量的挑战。市场化机制源起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在中国的兴起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所启动的市场化改革。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历程,市场化机制已经成为引导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机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终结,一种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开始出现并逐步从经济领域蔓延到其他领域,进而将整个世界裹挟于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之中。而近年来,网络化作为一种新的机制异军突起,将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巨细无遗都网罗进来。不唯如此,它还在实体世界之外制造出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不仅改变了人的生存体验,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存在形式。本文将就这三种机制与当代社会组织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加以阐释。

一、市场化机制与当代中国社会组织

(一) 市场化机制的兴起及其深远影响

在西方国家,结社浪潮的兴起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市场化机制的作用催生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公共领域,进而形成了一个具有自主性、自治性并与国家权力形成潜在抗衡的市民社会。而肇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引擎,时至今日所有的结构性变迁均可从市场化改革中追溯到源头活水。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在中国所要建立的乃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特点首先是国家扮演了主导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性角色,市场经济始终处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政府既具有干预经济生活的权力也具有履行经济职能的义务; 其次,经由市场化改革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并非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而是以此作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中间手段。这就使得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特性。

任何市场经济的内核都是市场化机制,这是一种由市场来配置全部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机制,其一经形成便显现出巨大的威力。与政府配置资源的再分配机制相比,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能力更强、效率更高,这种独特的能力使得经济领域摆脱国家指令性控制,迅速成长为脱离"总体性社会"的结构性子系统。

就其对社会领域的影响而言,"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打破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同质性和宗法人伦秩序,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和一体化的社会走向了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导致了社会中权力与资源的不断再分配,这些变化为产生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3]。纵观近年来与社会组织有关的诸多研究,鲜有将市场化机制作为一个独立的维度纳入研究视野的,多数研究仅仅将市场化改革与市场化机制作为一种背景性知识一笔带过,而没有详究其中的逻辑链条。事实上,当今中国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所有社会转型和变迁均应从市场化改革及市场化机制的兴起中得到更为充分的解释。

(二) 市场化机制对社会组织的形塑

• 184 •

从宏观层面来看,市场化机制塑造了有利于社会组织生发的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以及思想性条件。从政治性条件来看,市场化改革终结了社会泛政治化的样态,促使国家体制从一种"全能主义体制"向"权威体制"转变,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由此使社会活力得以释放。从经济性条件来看,市场化改革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领域,此一领域集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为社会领域的分化和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社会性条件来看,活跃的多样化市场领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细化,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得以产生,由此形成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领域。从思想性条件来看,市场化改革使社会成员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再转向社会建设。

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来看,首先,市场化机制的形成引致了总体性社会结构的变迁。市场机制取代国家的计划经济手段成为权力和资源配置的主导性机制,通过斩断"国家办单位、单位办社会"的逻辑链条从而撬动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板结的关系状态。在市场化改革之前,以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全面规制为主要特征;在市场化改革开启后,社会力量从国家的完全掌控下得到逐步的释放,逐渐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性领域。其次,市场机制对于传统的社会生活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打破了原先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伦理秩序,使得传统社会形态出现碎片化的趋势,从而蕴含了以新的联结机制再组织社会的可能。再次,市场化机制唤醒了社会成员自我组

织、自我服务、社会参与的公民意识。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和单位包揽了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从而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单位制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沦为原子化的个人,由此激发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的社会需要,只是这种再组织不再是仰仗国家而是基于社会力量自身的自我组织化。最后,市场组织的大量产生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方向性的坐标,由此催生了与之具有功能对接性或互补性的社会组织。此外,市场化机制具有竞争性,其嵌入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中,既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也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功能性分化并进而提升其专业化程度。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指导,在近四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使民众享受到由此带来的诸多 "福利"。但毋庸讳言,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市场化机制本身存在着特定的先天性缺陷,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些本质性弊病将会逐渐显露。

(三) 市场化机制的非预期性后果及规避

总体而言,市场化机制的出现为社会组织的发育提供了必要条件并通过独特的逻辑形塑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轨迹和时代特征。但是正如国家不应过分嵌入社会一样,市场化机制也不应直接介入社会组织本身的运行逻辑中去。首先,从根本上而言,市场化机制追逐利润的本质与社会组织追求社会公平的根本目标之间是相悖的。如果使市场化机制过度地嵌入社会领域,可能导致"市场侵害社会"的情况发生。一方面,大量本应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被市场组织侵占,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市场化机制的深嵌还可能使社会组织发生异化,丢弃非营利性的本质属性转而追求经济效益,而这在根本上违背了结社的初衷和根本目标。当前,在社会组织实践领域关于社会组织是否应该追求利润的争论比较激烈,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预示了市场机制对社会领域的过度侵蚀。其次,随着市场化机制在效率、利润这些方面所显现出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对"市场神话"的迷信也是意料之中,在社会意象中正兴起一种从"政府万能论"转向"市场万能论"的趋势。诚然,市场化机制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但与政府一样,市场也存在失灵的可能。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便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时发生的最好例证。再次,从本质上看,市场化机制对于私人产品的生产可以达到最佳水平,但其并不适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因此,一味地依赖市场化机制,社会本身将难以真正获得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深水期,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全成熟,政治体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社会领域的发育则处于组织化水平较为低下的起步阶段。但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市场化机制的逐步成熟、社会力量自我组织化水平的稳步提升,一种国家一市场—社会三个领域和谐共生、三个系统良性互动、三种体制各司其职的结构性契合体系的实现将不再遥远。

二、全球化机制与当代中国社会组织

(一) 全球化机制的兴起及其广泛影响

所谓全球化,其出现始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冷战的终结,发轫于经济领域,随后逐渐延伸至其他领域。作为 "全球化社会学的创始人"^[4],贝克认为,"全球化指的是经济、社会、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解,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由不同民族国家、宗教、区域、大陆组成的似乎是相互隔绝)的世界"^{[5]44-45}。如上所述,全球化进程的开启始于经济领域,但是它所辐射的意义领域却涵括了政治、社会以及

文化、科技等各个维度。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绝大多数主权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加入这一全球化体系,从而拓展了全球化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从涉及行业来看,金融、交通、贸易、通讯、知识产权、环境保护、音乐、电影、时尚等等无不被全球化机制所嵌入,"人们论及的全球经济、国际秩序、多极政治、多元文化和公民社会,都离不开'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6]。可见。全球化正成为冷战之后塑造国际新格局以及推进民族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机制。

具体到社会领域,"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它们的所有范畴内都出现了与此相对的、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前把民族国家与社会当做地域上用边界相互隔离的组织与生活单位,现在这种基本设想结构不断崩溃"[5]46。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因全球化机制的影响而产生一个更大的世界性场域,绝大多数民族国家被裹挟其中,中国亦概莫能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机制的广泛影响。在此世界场域中,"民族""领土""主权"等话语不再占据主流话语体系,全球公民组织、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共领域等全新的社会形态和概念日益涌现。这种跨国别、跨区域的社会组织联盟使得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发育进入一条快速通道,一场"全球性结社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正在悄然兴起。而身处这种世界性的结社大环境之下,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进程也得以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下缓慢开启。

(二) 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异军突起及其特征

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可谓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从社会组织的数量来看,据权威部门数据统计,1988 年中国社会组织数量仅为 4 446 个,而自从进入 90 年代后,这一数字呈现爆发性上涨趋势。截至 2016 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达 70 万个,而若算上大量没有登记或备案在册的民间草根组织,这一数字可能要翻数倍之多。从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范畴来看,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社会责任以及公共服务等等皆有涉及。从社会组织的类型上看,各种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环保组织、慈善组织、基金会、科技组织、维权组织、兴趣组织等等,种类齐全、功能全面,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总体而言,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出与其他国家同步化的趋势。

但若审慎地看,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既具有与国际接轨的共性化特征,更显现出一些中国特色的个性化特征,并且这些个性化特征并不是由社会自身所内生的,而是由国家权力所形塑的。首先,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门槛较高,长期以来施行 "双重管理体制"——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限制竞争。这一方面在源头上限制了社会力量向合法的组织形式转化,并将转化的权力牢牢掌控在国家的手中;另一方面则通过限制同一行政区域内成立同类社会组织的策略制约了社会组织的联合发展壮大,由此造成了社会组织在合法性身份获致上对国家的完全依附。其次,国家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施行差异化的管理策略。比如公共服务类、科技类、慈善类等功能性社会组织更受政府部门的青睐和支持,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而维权类、宗教类以及政治性组织则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是禁止。这也正是有学者所总结的 "分类控制"[7]体系。这一体系不仅造成社会组织对政府部门在资源获取上的依附,而且在行动自主性上亦受到政府部门的引导和规制。最后,在监管上注重 "事前监管",忽视 "事中监管" "事后监管";监管主体以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为主,而缺乏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在本质上成为政府部门的"委托机构" "二级机构",最终造成 "行政吸纳社会"[8] 的发展局面和发展困境。

参照欧美国家悠久的结社传统可以发现,"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结党组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甚至,"在美国,以政治为目的的结社自由是无限的"。^{[9]237-238} 而在中国,尽管在历史上也曾经长期并大量存在过与现代社会组织形态功能对应的各种地方自治 • 186 •

组织、民间组织,但这些组织化的社会力量却始终未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充其量不过是作为一种依附式的或补充性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后,源于一种"总体性社会"的国家想象,几乎所有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社会组织都被政府取缔了,而代之以国家对社会的全能主义式覆盖。及至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社会力量才得以苏醒并成长。从逻辑上来看,以这种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视角来认知和解释中国社会组织的当代发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种粗线条的描摹却未能从学理上刻画出以全球化机制为自变量所形塑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当代发展轨迹。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体系,涵括了"时空延伸""地域变革""现代制度转变""在场与缺席"等多重概念。[10] 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社会组织时必须同时将这些由全球化机制所制造的新的概念形态纳入思考,而这也是社会学面对时代要求所应承担的学科使命。

(三) 全球化机制对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形塑

上文已述,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源于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需要以及国内泛政治化 的意识形态氛围,社会组织的发展几乎完全被压制甚至取缔。而自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这种 "国家淹没社会"的结构性样态开始发生松动,进而对实践中的社会组织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一由全球化机制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观察和理解: 第一,20世纪80年 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同时出现程度不一的社团革命,就中国而言,这一结社浪潮虽 仍是在国家的主导之下展开并基于本国的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所复合而成,但国家本身既已处于 全球化场域之中便必定会遵循全球化的逻辑,使这场"体制内"运动成为"全球性结社革命" 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不同地域的社会组织之间不再因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区隔,它们之间的交 往互动越来越频繁,并因此产生出具有一定程度同构性的社会组织体系。对于中国而言,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组织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本身并无太多的历史传统经验可资借鉴,在全 球化机制的引导下,"他山之石"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经验,使中国的社会组织能够通过模仿和借 鉴迅速地发展壮大,从而节省了摸索的成本。第三,境外社会组织在全球化机制的配置作用下大 量涌入中国,一方面是将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架构带进来,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开展医疗、扶 贫、教育、慈善等具体项目帮助中国本土社会组织在各个领域成长发育。第四,从认识论的角度 看,在全球化机制的作用下, "国家意义在缩小,社会意义在放大" , "当代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 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即从国际(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给予恰当的说明,而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界 限,从全球 (跨国) 过程的角度去加以研究"。[10]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局限在 "国家与社会"的单 一分析框架中去认知和讨论社会组织,还应看到具有多重维度的全球化机制正以某种不固定的偶 然的方式形塑着社会组织的当代变迁图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国家的存在样态。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全球化的发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所夯实的技术性前提条件之下。无须赘言,互联网不仅推动了全球化的广泛化、纵深化——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的进展也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源——更使得网络化成为一种独立的机制深嵌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从而使得社会领域的变迁和组织化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发展道路。

三、网络化机制与当代中国社会组织

(一) 网络化机制的兴起及其影响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互联网以迅猛的态势铺陈开来,成为当代最为鲜明且最具革命性意

义的事件。如今,虚拟却又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目前已经从早期传统的桌面互联网发展到伴身性的移动互联网阶段——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更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由此影响整个社会系统存在与运行的方式。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得网络对社会生活的嵌入更深、影响更广,它全面突破了以往的国家界限、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性别、代际等先赋性和后致性的区隔,使得纵向的垂直体系和横向的整合体系之间的交流、交往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容易,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和重塑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这种由信息技术革命所夯实的新的技术基础以及各种网络新媒体(QQ、微博、微信等等)的广泛覆盖为分散的社会力量的整合与行动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但归根结底,无论是传统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都只是一种技术载体,其背后发挥主导作用的乃是网络化机制。所谓网络化机制,简而言之就是以互联网为媒介所展开的一种行动机制。

对于互联网和网络化的认知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系统讨论的 文献尚不多见,并且网络化机制对社会组织又确乎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效应,使得社会组织的当代 发展表现出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特征和趋势。所以,今天当我们要谈论社会组织的当代发展 时,必然绕不开网络化机制及其难以全面预估的连锁效应。

(二) 网络社会组织的形成及其结构特征

网络化机制的出现可谓新时期引导社会变革的重要机制之一,对于已经存在的实体性社会组织而言,网络化机制改变了它们的存在与运作方式。日益完善的互联网技术,为各种类型的组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同类不同级甚至不同类型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变得更为便利,在纵向等级和横向地域间整合了碎片化的社会力量,由此贯通了社区、地方和全国的联盟,从而促进了社会领域组织化程度的系统性发育。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网络化机制催生了一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虚拟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是开放的、没有边界的,但却网罗了不可估量的社会力量。借助互联网提供的便捷的沟通手段和低廉的沟通成本,这些社会力量以相近的价值观、共同的爱好、感兴趣的话题甚至是突发的社会事件为纽带而迅速组成特定类型的网络社会组织。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组织是以网络为载体,具有一定的网民人数,组织成员以自我管理为基础,有相对约定俗成的规定,为了一定的目标自愿组成的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社会结构体。[11]还有学者认为,网络社群是指人们通过互联网互动而形成的、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连结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合体。[12]究其本质而言,网络社会组织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其根本特性乃是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公益性及自治性等,涉及的类型则包括公共服务类组织、环保类组织、维权类组织、兴趣类组织等。

但与现实的社会组织相比,网络社会组织在组建原则、组织结构等方面又具有独特的性格品质。首先,网络社会组织不再依赖于具有边界的物理空间,不再局限在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地域内,它们所占据的乃是"无边无际"的网络空间。其次,现实的社会组织往往具有类似于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本质上这是一种垂直型的纵向等级架构,但是网络社会组织在内部结构上体现为一种横向联系的扁平化结构,这种结构是去中心化的或多中心化的。再次,网络社会组织成员的真实身份淡化甚至隐匿不见,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几乎都是素昧平生、互不相识的。而这一特性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使得组织内部关系更为平等、沟通更为直接,组织氛围因此更为民主;另一方面则带来了组织成员的高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使得组织结构较为松散,不具备较强的约束性。第四,从网络社会组织成员的身份归属上看,又具有多重性和异质性。这主要是因为社会成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加入感兴趣的任一社会组织,参与不同的社会组织行动,而不必受限于他们的身份。

• 188 •

(三) 网络社会组织的行动特征及其双面性

上述组织结构特征使得网络社会组织在行动上具有现实社会组织难以比拟的优势,而归根结底,网络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便体现在组织行动之中。首先,网络社会组织的行动自主性更强。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目前的发展困境,一个毋庸讳言且最为根本的原因便在于社会组织对国家和政府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主要源于社会组织在合法性身份的获取及各种资源的获得上必须依赖于政府相关部门的首肯及扶持。而网络社会组织则不存在这两种需求困境,其一它不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其二开放的网络提供了多元化的资源筹措渠道,而组织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带来了组织行动的相对自主性。其次,网络社会组织的行动范围可以遍及全世界,理论上只要存在互联网的信号就可以加入任何网络社会组织的行动,从而打破了传统社会组织行动的"在场性"要求。再次,网络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不同于现实社会组织的"面对面"沟通、募捐、倡议以及抗议、谈判等线下形式,而是以线上聚集为主,多采取留言、灌水及网上动员的方式。当然,实体社会组织与网络社会组织并非泾渭分明、不可转化。事实上现在线下组织也经常借助于网络化的手段开展线上活动,以扩大组织的影响力,并且许多网络社会组织本身便是由实体性的社会组织创办的;而网络社会组织也不是完全超现实的,许多网络社会组织存在着从虚拟走向现实的趋势,它们常常开展线下活动,以增强社会组织的知名度和认同感。可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只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行为手段,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和促进。

从某种角度来看,网络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志愿性、自组织性、互动性较之实体社会组织更强,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相对较少地受到已有法律法规和政府部门的限制,能够相对自主地开展组织行动; 网络社会组织动员资源的能力更为出色,并且利用资源的效率也更高,这主要源于虚拟化的组织形态省却了诸多组织本身运行所需付出的成本,比如租赁办公地点的费用、聘请专职及兼职工作人员的费用等。

但凡事皆有两面性,不可否认,作为新时期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网络社会组织在发展 初期必定存在着一系列不可回避的缺点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这就需要社会各部门从多方面进 行引导和规制以使其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首先,网络的匿名性和隐身性潜藏了各种不安全性和 鱼龙混杂的特性。目前来看,现有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尚未能将网络社会组织纳入管 理之中,对网络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权利、义务等均没有明确规定。既没有明确针对性的登 记管理具体细则,也缺乏相关的监管机制,使之基本上处于一种管理真空之中,加剧了网络社会 组织的无序性和不安全性。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一方面要本着 "低门槛、广覆盖"的原则鼓励 各种类型的网络社会组织成立,同时完善网络社会组织的备案登记流程并利用技术手段促进不同 类型的网络社会组织的发展,以满足日益加大和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对网络社 会组织行为的监管,可采取多部门联动协同机制,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如通信、公安等, 形成培育和监管双管齐下的合力,从而引导网络社会组织朝着制度化和良性化的方向发展。其 次,对网络社会组织人才的培育应成为一项重点工作。所谓社会组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人才的发展,对于网络社会组织而言有关人才队伍的建设更应有的放矢。在价值理念方面,应促 进网络社会组织成员认同组织理念,平衡心理预期,强调精神收获。在能力建设方面,提高主要 工作人员的知法守法意识以及组织管理水平;从优化从业人员的梯队结构及组建职业化的专业团 队入手,提升团队的协作能力及团队意识。在具体技能方面,要求骨干人员具备网络化思维的能 力,能够使用网络语言进行编程和计算,这实际上对网络社会组织成员提出了更高的网络使用的 技能要求,亦即对他们的专业化程度具有较高的要求。

(四) 网络化机制与当代社会组织的发展

上文主要从网络社会组织的角度对网络化机制进行了具体化的呈现,但是对于网络化机制之于当代社会组织的变革和重构还需要从学理层面予以透视。

首先,网络化机制改变了社会力量传统的自组织形式,以一种更为有效和迅捷的方式将各种 原子化的个人以不同的话语主题联结起来,形成哪怕只是临时性的、短期的各种社会组织,从而 调动了许多闲置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使得社会组织的行动变得更富有主动性和针对性。比如近年 来在各种天灾人祸面前,基于网络信息的有效传递和汇集,一些临时性的社会组织迅速形成并开 展行动,完成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工作,由此稳定了社会秩序。其次,网络机制使得社会交往超越 了时空的限制。互联网的触角不存在预先设定好的边界,理论上只要有信号存在任何时空下的个 体都能够实现社会交往,而这些交往的介质不必局限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传统纽带,哪怕只是 "在移动过程中的一次网络邂逅,都可能成为陌生人之间建立网络联结或现实联系的纽带"[13]。 网络社会组织正是借助这一优势,实现了最短距离和最快速度的社会交往,从而建构了一种快速 而多变的社会秩序,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准节奏随之律动。最后,在移动互联网的条件下,人们 的各种社会诉求以及意愿得以便利地即时宣泄,而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民众 "表达权、传播 权和知情权"[13]的空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的目标。但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我最 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像大多数的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的软弱无力,而是 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便是著名的"多数人的暴政"。[9]325 它时刻提醒我 们,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如何将"冲动自发、毫无理性、野蛮、恐怖的大众"引领成 为"围绕着特定议题而聚集起来的公众"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而"志愿性结社或许可以成为一 个关键的工具或抓手"。[14]

四、三大机制及其对"国家与社会"视角的超越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由三大机制所构成的合力作用,对来自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形塑力量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使得社会组织的当代发展开始超越传统的思维范式所设定的"条条框框"。下文将从四个维度分别考察作为外部力量的三大机制如何与作为内生力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道,共同塑造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逻辑和轨迹。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末以来,首先,"市场的神话"取代"国家的神话"成为新的信仰;其次,民族国家的想象逐步让位于"地球村"的理念;再次,互联网的异军突起使得全世界成为一个亲密无间的系统。在这个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于社会组织的呼唤比任何时代都要迫切,唯有具有公益性、志愿性的社会组织才能替代各自为营的民族国家以及抵挡不受控制的市场的戕害。

从机会结构来看,三大机制的兴起有助于社会组织突破国家所设定的等级性和条块状的管理格局,使之不必完全受制于行政性约束。具体而言,市场化机制的普及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全球化主要是打破了物理空间的结构性限制(民族国家的边界),而网络化则同时超越了时空,在网络世界不仅空间是可以压缩的就连时间也是可以压缩和叠加的。总之,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三大机制在本质上打破了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权力和权利分配格局,为社会组织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从可获资源来看,三大机制可以在最大范围和以最快速度动员、配置和提供社会组织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国家无疑掌握了最为巨量的资源,但是若与世界范 • 190 •

围内的可获资源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尤其是对于发动各类闲散或潜在的资源而言,三 大机制的效率更高。

从组织韧性来看,三大机制有助于社会组织克服在民族国家语境下可能沾染上的行政性特征,打破等级化与官僚化的弊端,突破狭小地理空间的限制(活动范围限制、资源获得限制),从而建构起一套更为弹性、开放、扁平的组织结构,以更好地践行奉献、平等、共治、和谐的组织理念。

总之,从纵向维度来看,与历史上的情形进行对照,在市场化、网络化及全球化等新的逻辑机制的作用和影响下,当代社会力量的壮大及组织化程度达致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就横向维度而言,与政府权力部门和市场部门相比,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的力量还较为薄弱,尚难以实现自我维系与运行,必须借助来自于国家权力与政府资源的扶植,并且这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常态。但可以期待的是,随着国家制度环境的日益宽松、市场化机制的日臻成熟、普通民众观念心态的持续开放、互联网创新模式的不断更新、全球一体化程度的渐趋深入,社会组织的发展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并由此推动一个健康且充满活力的社会领域的出现。如是视之,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结社,虽仍然是一项在路上的事业,但我们已然看到了一种社会力量持续增长和良性发展的希望!

「参考文献]

- [1] 孔飞力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 [2] 查立友 《论民间社会组织的三维社会空间:实体、社会心理和虚拟网络》,《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年1期。
- [3] 张紧跟 《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 海外中国 NGO 研究述评》,《社会》,2012年3期。
- [4] 张世鹏 《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0年1期。
- [5] 乌尔里希·贝克 《什么是全球化?》,常和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6] 卓新平 《全球化与当代宗教》,《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3期。
- [7] 康晓光、韩恒 《分类控制: 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6期。
- [8] 康晓光、韩恒 《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7年3期。
- [9]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年。
- [10] 文军 《全球化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5期。
- [11] 刘斌、程亮 《网络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监管研究》,《社团管理研究》, 2011年 10期。
- [12] 张文宏 《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4期。
- [13] 王迪、王汉生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7期。
- [14] 成伯清 《新媒体之新空间: 从大众到公众》,《探索与争鸣》,2016年11期。

[责任编辑:沈诗杰]

Chu Ci in the Political Arena in the Ming Dynasty

Nicholas L. Chan (160)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the comments and study of Chu Ci were often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dynasty, under the imperial autocracy and the prevalence of neo-Confucianism, Chu Ci Ji Zhu of Zhu Xi (1130—1200) was the only known circulating edition of Chu Ci. At the turn of the 14th century,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became more liberal, which also marked the flourishing era of the study of Chu Ci.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litical arena of this dynasty, therefore, we try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g scholars' study on Chu Ci.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namely: 1) the earlier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2) the latter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3) the last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4) after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with the focus on its adherents).

Keywords: the Ming Dynasty; the study of Chu Ci; Qu Yuan; political arena

Two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and the Choice of Chinese Sociology: Expanding or Guarding the Boundaries

XU Shi-cun (175)

Abstract: For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there are two voices in the academia. One holds that we should broaden boundaries of this subjec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being scientific, objective and empirical and try to overcome the crisis generated by the empirical sociology. The other believes that broadening boundaries may cause chaos. To Chinese sociology, it's a right attitude to begin with our own problems, to maximize the function of the "toolbox" of the two paradigms, to reflect on their discourse ideology,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theories prudently, and to test all innovation critically.

Keywords: broaden boundaries; retreat into redoubt; positivism; discipline localization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Logic of the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Marketization ,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et

DING Hui-ping (183)

Abstract: For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fundamental forming and shaping mechanism. Bu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market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et have begun to emerge, making the structure, action mechanism and spiri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change significantly. Under their influence, the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becomes more diverse. Social organizations play a more multi-functional role, and carry a more important mission in this era. Therefore, there exists growing vitality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Relying on their structural power, they can enjoy an increasingly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state.

Keywords: marketization; globalization;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Concisism and Individuals' Wellbeing

SUN Xi-you (192)

Abstract: Confronting with the existing filthy and complex phenomenon in modern social lif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isism Theory based on the individuals' wellbeing, which is the standard of both social management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The Concisism (Jianjie) in the thes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theories of minimalism and simplism, Concisism means being concise in not only the liv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the living elements; Not only the social production behavior, but also the production outcome; Not only the artificial products, but also the living consumption; Not only the people's ideology, but also the people's behavior; Not only being a concise person but also doing things. The ultimate aim of the Concisism in the paper is to keep everyon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ealthy. Implementation should cover all social aspects as well as those of individuals.

Keywords: happy lif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cisism

• 208 •